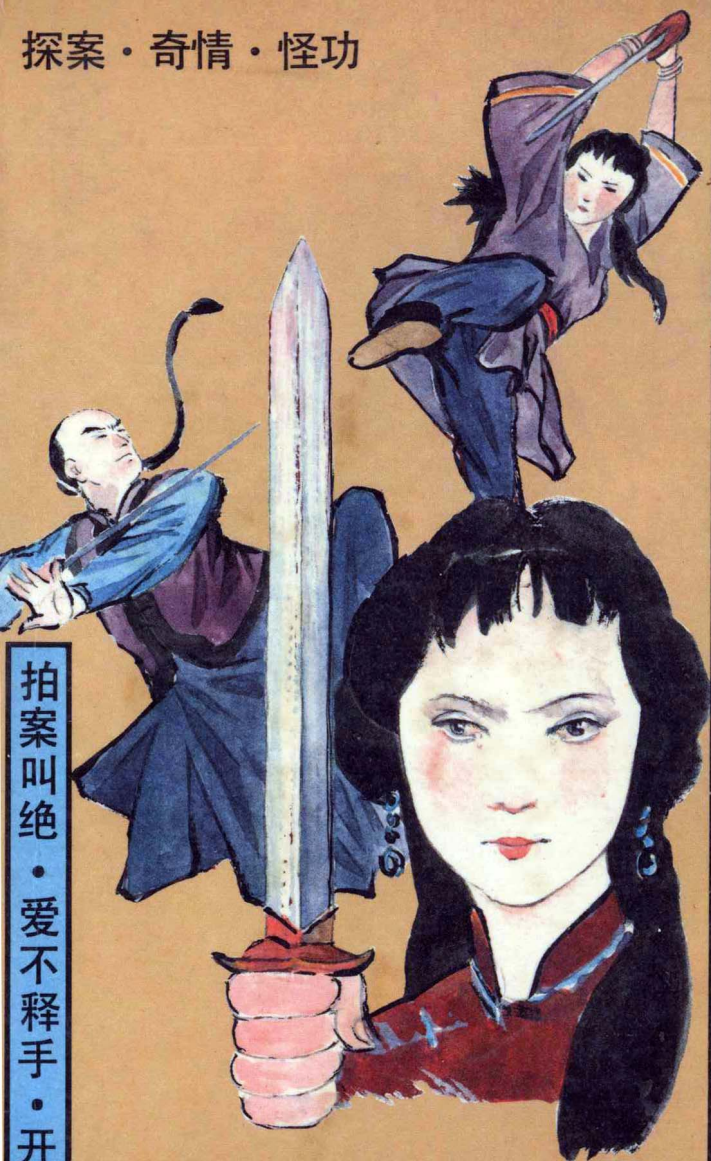


探案·奇情·怪功



血雨快劍驚天下

（新武俠小說）

江上魂 著

拍案叫絕·愛不釋手·開卷有益

●新派探案奇情武侠小说

血雨快剑惊天下

江上魂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1991·海口

血雨快剑惊天下

作 者 江上魂

责任编辑：宋彦宗

装帧设计：尹为民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
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2.75印张 253千字

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 精 2,250册
平 27,750册

ISBN 7—80570—357—4/I·127

定价：（精）7.00元 （平）5.50元

内 容 提 要

威震天下的神风镖局和太武镖局万、马两家几十口人突然被神秘地满门抄斩，特大血案不但使朝廷震惊，也震荡了江湖武林，从而搅起了一场又一场激烈的撕杀与搏斗。

康熙大帝亲钦御林高手并三大名捕游走江湖，侦破血案。各派武林精英也鹊起江湖，各展神威，警铲人间不平；马家遗孤兄妹二人报仇心切，奔驰于刀光剑影之间。“紫气教”虽是血案凶手，却高手如云，神鬼合一，横行天下。然而却偏偏杀出一位武功绝顶的青年剑客杨召，一剑仗八荒除暴安良，却又儿女情长满腹锦绣。诸多势力纵横交错，又紧紧地拧在一起，直把江湖搅得昏天黑地，血肉横飞，演出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。其间又巧妙地揉进了侠客们的爱与欲，欢乐与悲情，令人回肠荡气，煞是好看。直到篇末案情才真相大白，江湖的撕杀亦以正压邪而收束，大慰人心。

此书系著名新武侠小说作家江上魂的代表作之一。骇人听闻的血案，匪夷所思的打斗，腥风血雨残酷跃然纸上，柔情蜜意又令人心灵颤动，情节跌宕起伏，人物栩栩如生，实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上乘之作。

何相忆，万里归黄土。

娇颜、情恨、铁戟，金色流沙难再见。

一派雾雨：浪浪茫然。

月明风轻，颇有传统写意画的夜晚。

一声惨嘶，从长沙神风镖局里传出。声音尖而厉，在夜里听来，阴森凄怖。

月还是那样明，风仍然轻，刚才的尖叫一点也没影响夜的安谧。

天刚亮，一个惊人的消息不脛而走，很快传遍大江南北，震荡了武林人的心。

长沙神风镖局的上下老幼三十六人全部被杀。总镖头万风天额前有一血渍，其他人看不出因何致死。江湖有了风潮，人们议论纷纷。

万风天的“神风一气掌”非同小可，行走江湖十余年未曾败北，为何看不出他的抵抗呢？难道对方的身手高得令他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吗？

一波未平，一浪又起。

镇江太武镖局总镖头马云秋一家十六口，被杀死十四人，仅一双儿女下落不明。

马云秋一家的死，终激起轩然大波，江湖豪客有人人自危之感。同时，也惹起了他们的好奇心。马云秋的“太

“武林三式”神奇非凡，能轻而易举地击杀他，定是罕见的大魔头。因为这不象是一般的仇杀，更不象正道人所为。

武林人不能静待了，纷纷出动，要探察原因。有人还提议要有组织地去查，推举“中兴会主”张大师为头。因响应者不多，只好作罢。

正在武林人士各自为是的时候，康熙皇帝为了表示对江湖人的特别关怀，下旨命清军中赫赫有名的大高手古之畅去查办此案。

江湖人对朝廷的反应感到突然。古之畅是康熙的亲信大臣，命他办理此案，足见其重视程度。但武林人也因之增添了信心，官府这么重视，查明真象便指日可待了。

古之畅一到镇江，便召集各方豪客，劝他们不要插手其事，官府有自己的决断。有人表示赞同，也有要与官府较劲的，看谁查得快。

古之畅在镇江安营扎寨。马上调来了威震天下的清代著名三大捕快。江湖人立即为之称好。天下没有三大捕快不能办的案，不少江湖人放了心。有人赞古之畅办事干练，有勇有谋。

三大捕快不但拳精艺高，而且聪敏过人，极富心机。三个人斗过不少凶顽，盛名来之不易。人们敬佩他们，不是没道理的。

古之畅眼里流动着精光，细腻白润的皮肤显耀着他的高贵。柔滑的手轻叩着桌子，似笑非笑地说：“三位的大名传遍四方，这次可全靠你们了。有什么发现要及时禀告，要快点查出凶手，以安天下江湖人的心。”

三人齐答：“绝不负古大人期望。”

古之畅翻动了一下眼珠，问：“你们有何打算？”“我们还没想出好办法，只想分头行动，等查出点什么，再三人相聚，商量之后禀报大人。”

古之畅“嗯”了一声，挥手道：“你们去吧。”

三人来到江边，望着奔腾不息的江水，感慨万千。“震天捕”吴心道：“我总觉什么地方有些不对劲，似乎凶手捉弄了我们。”

“有可能。长沙与镇江两案既象同一伙所为，又象是两伙不相干的干的，这里面怕是大有文章啊！”“扫天捕”卜仁说。

“卷天捕”沙光道：“我们先在镇江四周查一下，然后再分头寻访吧。”他的话刚落，忽听一声怪笑：“冤不冤，去问天，弄不好，三个小子全完蛋！”

他们只觉十丈远处，黑影飘忽一闪，如风儿一般，转眼不见了。三人同时惊诧。好俊的轻功，这一手天下怕没几人比上。他们想追，人早已远去了。

三大名捕毕竟不等闲。吴心道：“看那人的身法，极象昔年的‘云来雾去’铁干。此老轻功之卓绝，能胜者怕没有了。”

“那也未必，天下奇能异士甚多，不出名的高人也许不少哩。”卜仁说。

这时，东面走来一个青瘦高大的汉子。他见了三人，大笑起来：“三大名捕可发现了什么？”

沙光嘿嘿笑道：“朋友可是‘内家绝手’洪仁飞？”

青瘦汉点点头：“不错，正是洪某。”

“难道你发现了什么？”吴心反问。

“是听到了什么。”洪仁飞得意地说，“马云秋被害时，少林寺的‘丰空’老和尚曾到过镖局。这不是很有用的线索吗？”

吴心道：“多谢指点。我们分手的时候到了。卜二弟去长沙，沙三弟留镇江，我去少林寺。”

三人倏然离去，如三道轻风。

少林宝刹巍峨壮观，佛像金碧辉煌，使人不敢起尘念。吴心在大雄宝殿里等候少林方丈觉悟大师。佛殿里香烟缭绕，他多少也吸进去一些佛国的氤氲之气。

这时，外面走进三个人。中间是个白眉老僧，两边是两个小和尚。吴心连忙施礼：“打扰大师，实出无奈，还望见谅。”

“你找老衲何事？”觉悟大师淡淡地问。

吴心道：“我求大师允我去见一下丰空大师。”

觉悟说：“他是老衲师叔，一般是不见外人的，施主还是打消此念，下山去吧。”

“不可能的。我既然来了，怎能不见他一面呢？他与镇江大案有关，凭此一点，他也不该不见我，这可有损少林的清誉呀！弄清楚事实真相，对谁都有好处，大师何乐而不为呢？”

觉悟大师脸色微红，略现尴尬。沉默了片刻，说：“老衲师叔昨日离寺而去，不知游向何方。”吴心愕然：“此话是真是假？”

“阿弥陀佛，出家人不打诳语。”觉悟道。

吴心冷冷地说：“老和尚，在这个问题上，你若分不清是非，对少林那可是极为不利，我若说几句少林的坏话传到江湖上，天下群雄也不会放过你们少林的。”

觉悟大师脸沉似水，不快地说：“老衲师叔不在少林寺，千真万确，你还要怎样就使出来吧，老衲一人接着。”

吴心怔了一下，没想老和尚如此倔。情知闹僵了与己也无好处，便软下来：“大师，可否告知一些别的什么？”

觉悟沉默了。须臾，他说：“老衲听师叔讲，他到镇江镖局时，马家人已经被杀，只是尸体尚有余温。他费了一番手脚，没救活一个。”

“丰空大师去镖局做什么呢？”吴心追问。

觉悟不吱声了。显然，他有难言之隐。他是有道高僧，不想胡诌，若是想骗吴心，说是访友也未尝不可，可他不愿这么做，足见诚实。

吴心劝道：“大师，此案非同寻常，请您抛却门户之见，为天下武林想，告诉我你所知道的一切。”

觉悟大师平静地看了他一眼：“施主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此事关系到少林的声誉，我不能不慎之又慎，请施主谅解。”

吴心有些不快，软里带硬地说：“大师的意思是镇江大案没有少林的声誉重要。你真的这么想，那对少林可是莫大的不幸。”

觉悟见他曲解了自己的话，忙纠正道：“施主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我告诉你太多，怕损及少林，丝毫没有

比较它们的意思。”

吴心嘿嘿一笑，说：“大师放心，出你口，入我耳，绝不会第三者知道，难道大师不相信我会替你守密吗？”

觉悟衡量再三，终于慢吞吞地说：“镇江镖局总镖头马云秋被杀，是一张图引起的。那张图是道家的不传之秘，也有佛家的东西，本寺上两代高僧曾见过那图，后来听说被马云秋得去了，人传马云秋要做善事，老衲师叔便前往讨教，不料马家出了事。那张图也不知落入何人之手。师叔怕这事会牵扯到少林，严告不准对外人讲。施主是名动天下的名捕，我不得不舍个例外。请相信，这一切全是真的。”

吴心不语了，他陷入了沉思。

“马云秋欲做什么‘善事’？那图又是张什么图？”吴心反问道。

“是练功图。马云秋欲做什么‘善事’我不知道。那张图具体叫什么，起什么作用，师叔似乎很避讳，也没有告诉我。”

吴心没有什么好问的了。丰空和尚不在，他心中的谜还是没法解开，但又不能在此等下去，只好怅然而去。

江湖人为争图奇宝，杀人越货，见得多了，也不觉什么稀奇。可吴心凭直观感到这事很不一般，透出一股神秘气息。

山风吹来，他为之一爽。不要钻牛角尖了，暂时丢开它，往别处寻访一下吧。

抬头远看，十余丈处站着一个冷峻傲然人，气质夺人魂魄，颇罕见。吴心一怔，认出了那人。这不是江湖人称

“剑心”的于化龙吗？他向前几步，抱拳笑道：“于兄在此，也是为了告诉我些什么吗？”

于化龙轻“哼”了一声，冷然道：“吴心，你身为三大捕快之一，应该早感觉到长沙与镇江两案有些异乎寻常，我怕你因两案的消沉而永无天日，故来提醒你，因为你还算是一个正直的人。”

吴心微愕。于化龙轻视他，这在意料之中。因为号称“剑心”的于化龙，剑艺之精，实在到了神鬼莫测的境地，至今江湖上还没有避过他剑的人。与“刀神”许天友并驾齐驱，为当代两大神圣高手。当然，他们两人没动过手，也不敢交手。人说不打不相识，他们则是互相惧怕而成为朋友。

他觉于化龙话里有话，便问：“于兄知道了什么？请快告诉我！”

于化龙哈哈笑起来：“你所要查的人，怕每一个都极其厉害，你能否对付了我实在不敢言。不过，长沙与镇江两案是两伙人干的，这是确定无疑的。你以为然否？”

吴心忙问：“你何以知道？”

“凭感觉而已，不予，长沙案的凶手我已能猜到，我相信不会错。凶手是用剑杀的万风天，对剑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。”

吴心暗乐，立刻问道：“凶手是何人？”

于化龙看了一会吴心，摇头说：“凶手的剑术不在我之下，他已达到了相当骇人的境界，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。但我不能告诉你他是谁，只能让你去查。因为，一旦你知道

了他，不是你畏缩了，就是成了死人。所以，知道的越迟越好。”

这真是岂有此理！哪有破案的想越迟知道越好的？但于化龙的话又不能不让他心惊。对手是什么人物呢？何以连于化龙都变得如此凝重？他稳定了一下情绪，故作轻松地：“我不信有人能轻而易举地把我摆平。”

于化龙微微一笑：“震天捕轻视对手，谁也不会奇怪，但这一次你若掉以轻心，那将是绝大的、以后连错误也不能犯的错误。”

吴心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我还是希望你能告诉我，天下江湖客都在关注着呢。”

于化龙没有理他，望着松涛出神。过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我告诉你的够多了，以后的该你想了。”说罢，他双臂一振，转眼而逝。

吴心站在原地好久，才慢慢离去。

于化龙的话在他心中引起巨澜，久久不能平静。江湖中使剑的人不少，但达到于化龙那种境界的人，只有他一个呀？难道近日江湖又出现了什么高手不成？我的消息可谓来得不慢，怎么没听说过江湖中有那么可怕的人呢？他左思右想，总不入门径，只好苦笑摇头。

吴心烦闷，便借酒消愁，他喝得醉眼朦胧。这时，两个衣袂飘飘的老者走进酒馆，二人精神矍铄，非一般人可比。吴心经多见广，虽半醉而心不乱。他认得两个老者，“黄山二老”的大名江湖人可说无人不晓。三绺长须的青瘦人是老江月，黄衣衫的胖老头是二老郑兴。吴心故意转

过脸去，不让两人认出。官府三大名捕，江湖中人不认识的还真不多。

两个老人极悠然地坐下，店家小二端上好酒好菜。江月呷了一口酒，笑道：“老二，我们可好久没沾酒了。”

“老大，这还不都是你自找的吗？我说游戏风尘，老来落个痛快；你偏要隐居苦修，弄得长年吃不上肉。”郑兴气呼呼地说。

江月哈哈笑起来：“酒肉虽好，吃多了也不香，我们这不又来到江湖上了吗？”

郑兴“唉”了一声，说：“若不是为了马家惨案，这辈子你也不会出山。”

江月老眼有些发红，看来他与马云秋之交情不错。“云秋老弟死得太惨，我们有责任寻找他的后人，总不能看着不问吧？”江月苍然地说。

郑兴呆了一会，突然道：“长沙、镇江两案十分古怪，‘三大捕’怕不管事，弄个不好，将会有一场武林浩劫，那时就更惨了。”

“老二，别危言耸听。我们出江湖不过为了寻访马家的后人，又不是替他们报仇。”

“老大，你等着瞧吧，我的小聪明每次都应验，这次也错不了。等两大惨案真相大白时，江湖中的高手也死个差不多了。我敢打赌，到那时，‘三大捕’一个也剩不下……”

江月被唬了一跳，不信地说：“三大捕快经过不少风浪，都未损及毫发，这次也不会例外。”

郑兴摇头晃脑地说：“这次不同以往，我总觉得江湖处处潜藏杀机。”

“那你又有什么高论呢？”江月揶揄地说。

郑兴满不在乎地说：“说起长沙血案，我想起一个人来，恐怕他少不了干系……”

吴心的心一下提起来，他要细听……

可郑兴说到关键处，口喷喷了几下，不说了。这使吴心着急起来。老家伙，卖什么关子，快讲呀！他心里在催促郑兴，可表面上却要装着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的样子。

江月似乎也想急于知道郑兴的高见。他知道，一有酒，郑兴什么都会说出来。果然，江月多给他斟了两杯，郑兴打开了话匣子：“长沙大案……肯定是……所为，因为，只有他的剑才有那么大的威力。”

江月见他半天没说出来，又急又气，猛然想起一个人来，惊叫道：“你说是于……”后面的话他没有说出口。没有证据怎可随意胡猜呢？

吴心有些失望，他不知郑兴说的那个人是谁，但江月说的于……，定是指于化龙。而吴心却不认为于化龙会是凶手，这是感觉告诉他的，他相信自己的感觉。他在静心地等……

郑兴喝了个痛快，满脸红光闪烁，语无伦次，但却闭口不提那个人，这使吴心好恼。

又过了一阵，郑兴的脸有些发紫。江月说：“老二，我们该走了，你的脸都发紫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郑兴把眼一瞪，“紫怕什么，难道我怕紫……？”

吴心脑中灵光一闪，仿佛夜里看见了遥远的灯。于化龙说，两件大案是两伙人干的，那么说，镇江大案是“柴气教”所为？他受了郑兴的影响，从一个“紫”字，联想到紫气教。不错，这与自己的感觉相契合，可要找紫气教的麻烦，吴心还真有点怯了。平生对付过不少凶顽，都以自己坚韧不拔的意志战胜他们。那时，环境不管多险恶，自己也没抖过，可想到紫气教，自己的脚为何轻颤呢？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，来稳定自己的情绪。

黄山二老吃足喝饱去了，他却感到前景暗淡。等想到卜仁、古之畅他们，他又来了劲。

紫气教再神秘可怕，我也要与它斗斗！

紫气教从“紫气东来”得名。江湖人只知其神秘，可怕，但对其了解却是甚少。紫气教的人很少在江湖上走动，与他们打过交道的人，都没有好下场。

吴心顿时豪情万丈，敢和紫气教作对，使他感到自身的价值。他不能再等什么了，要立即向古之畅禀报。

其他两捕没发现什么，听了吴心的话，便一同来到古之畅的住处。

迎接他们的是个身穿古铜色衣服的干瘦老者。他们认识，这是古之畅亦师亦友的人物——林奇。老者目光炯炯有神，浑身透出令人难耐的煞气。“三位辛苦，古大人在后堂等你们哪。”

吴心等人不敢怠慢了他，连忙施礼。

古之畅半仰在椅上，眼睛如往常一样亮，他见三捕快进来，只略微欠了下身。三人一旁坐下。古之畅看了他们

一会儿，慢声问：“可有什么进展？我等不下去了。”

吴心道：“回大人话，镇江大案可能是紫气教所为。我想立即查寻紫气教教址设在何处。”

古之畅顿时来了精神，眼里放出毫光，他一拍桌子，喜道：“好，马上行动！有什么重大突破，快快报来，免得江湖人说我们无能。”

三大捕快心潮激荡，出了古之畅的住处，便奔向茫茫江湖。

紫气教名声虽然很大，但江湖岂非更大？要查出紫气教总教在何处，确不是一件易事，但吴心他们信心十足，不为困难所阻。

世上无难事，这话很对，他们也相信。

外面下起了雨，淅淅沥沥，总是不停，吴心只好住在客栈里。雨气茫茫，很象他此刻的心情。

“你他妈该死，谁让你知道那么多呢？”这是隔壁屋里传来的低低声音。吴心警觉起来。

他放轻脚步，走到那间屋的门口，从门缝向里窥视。见“洛阳帮”的舵主花太岁正训斥一个帮徒。

他看了一会，便退回自己屋里。

夜静极了，落针闻声。雨在傍晚就停了。

忽然，一个极尖细的声音传来：“‘洛阳帮’的那小子快过来受死，不要惹怒了大爷，否则，连屋都烧了！”吴心悄悄起来，慢慢欺过去，他要看一下对方是何样神圣。可他刚出了门没几步，一个黑糊糊的东西向他击来。他急忙扭身一闪，可那东西也跟着拐弯。吴心纵身而起，右手一

式“坐地分光”劈了过去。这是他的成名绝技，威力非同小可。只听“蹶”地一声，粉雾四散，急溅向他。吴心临危不乱，脚下用力，后仰急射。他的身法实在快极，连对方也不由咦了一声：“好小子，真有你的，竟能躲过我的‘飞烟炮’，大爷不会放过你。”话落人到，吴心只觉眼前黑影一闪，阴风袭体。他知道遇上劲敌，身形往后一退，两掌一前一后，使出“怒海狂龙”一招，击向对方的肋部。对方身子急旋，堪堪躲过吴心的掌，一反手，抽出长剑。一道光华骤闪，刺向吴心，剑法快极，吴心不由骇然，这样的剑手江湖罕见。他急展“缩身神功”向右极抢。仍然晚了一点，肩头的衣服被划破，所幸没有伤及身体。

对方冷“哼”一声：“能躲过一剑算你运气，看你怎闪第二招。”

长剑如天骄神龙，在空中抖了一个飞动的弧，剑式一变，直刺吴心。这招快得无以复加。吴心，长啸一声，身子腾空翻起，右掌一招“飞鱼投海”拍向那人肩头，与此同时，左手闪电般抽出一把寒光闪闪的长匕，有一尺长，划向对方的后背。那人似乎身后有眼，急忙使出醉剑中的“前跌式”向前一扑，同时反手一招“举火烧天”斜划吴心的手臂。“举火烧天”式乃上戳之剑，那人慌中无招，只好以此应付，随意乱划，别说，还歪打正着，恰好与吴心的长匕碰上，“当”地一声，火花四溅，两人分开丈远。

吴心突出奇兵，以为必胜，万料不到对方能躲过，这使他惊孩万分，同样，那人两招无功，也是心惊肉跳。他略微大意了一点，就差一点挨上一剑。两人对峙着，重新